舊唐書/卷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宗諸子 ◄

舊唐書
卷七十七
列傳第二十七　韋挺　楊纂　劉德威　閻立德　柳亨　崔義玄

► 于志寧　高季輔　張行成

韋挺

韋挺，雍州萬年人，隋民部尚書沖子也。少與隱太子相善，及高祖平京城，引為隴西公府祭酒。武德中，累遷太子左衛驃騎，檢校左率。太子遇之甚厚，宮臣罕與為比。七年，高祖避暑仁智宮，會有上書言事者，稱太子與宮臣潛構異端。時慶州刺史楊文幹構逆伏誅，辭涉東宮，挺與杜淹、王珪等並坐流於越嶲。及太宗在東宮，征拜主爵郎中。貞觀初，王珪數舉之，由是遷尚書右丞。俄授吏部侍郎，轉黃門侍郎，進拜御史大夫，封扶陽縣男。太宗以挺女為齊王祐妃。常與房玄齡、王珪、魏徵、戴胄等俱承顧問，議以政事。又與高士廉、令狐德棻等同修《氏族志》，累承賞賚。太宗嘗謂挺曰：「卿之任御史大夫，獨朕意耳，左右大臣無為卿地者，卿勉之哉！」挺陳謝曰：「臣駑下，不足以辱陛下高位。且臣非勳非舊，而超處簪邸故僚之上，臣願後之，以勸立功者。」太宗不許。尋改授銀青光祿大夫，行黃門侍郎，兼魏王泰府事。時泰有寵，太子承乾多過失，太宗微有廢立之意。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禁中語左遷，時挺亦預泰事，太宗謂曰：「朕已罪正倫，不忍更置卿於法。」特原之。尋遷太常卿。初，挺為大夫時，馬周為監察御史，挺以周寒士，殊不禮之。至是，周為中書令，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，周密陳挺傲狠，非宰相器，遂寢。十九年，將有事於遼東，擇人運糧，周又奏挺才堪粗使，太宗從之。挺以父在隋為營州總管，有經略高麗遺文。因此奏之。太宗甚悅，謂挺曰：「幽州以北，遼水二千餘里無州縣，軍行資糧無所取給，卿宜為此使。但得軍用不乏，功不細矣」。以人部侍郎崔仁師為副使，任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，以幽、易、平三州

驍勇二百人，官馬二百匹為從。詔河北諸州皆取挺節度，許以便宜行事。太宗親解貂裘及中廄馬二匹賜之。挺至幽州，令燕州司馬王安德巡渠通塞。先出幽州庫物，市木造船，運米而進。自桑乾河下至盧思台，去幽州八百里，逢安德還曰：「自此之外，漕渠壅塞。」挺以北方寒雪，不可更進，遂下米於台側權貯之，待開歲發春，方事轉運，度大兵至，軍糧必足，仍馳以聞。太宗不悅，詔挺曰：「兵尚拙速，不貴工遲。朕欲十九年春大舉，今言二十年運漕，甚無謂也。」乃遣繁畤令韋懷質往挺所支度軍糧，檢覆渠水。懷質還奏曰：「挺不先視漕渠，輒集工匠造船，運米即下。至盧思台，方知渠閉，欲進不得，還復水涸，乃便貯之無通平夷之區。又挺在幽州，日致飲會，實乖至公。陛下明年出師，以臣度之，恐未符聖策。」太宗大怒，令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，仍令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挺赴洛陽，依議除名，仍令白衣散從。及前軍破蓋牟城，詔挺統兵士鎮蓋牟，示漸用之也。挺城守去大軍懸遠，與高麗新城鄰接，日夜戰鬥，鼓噪之聲不絕。挺不堪其憂，且不平於失職，素與術士公孫常善，乃與常書以敘所懷。會常以他事被拘，自縊而死，索其囊中，得挺書，論城中危蹙，兼有嘆悵之辭。太宗以挺怨望，謫為象州刺史。歲余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 待價

子待價，初為左千牛備身。永徽中，江夏王道宗得罪，待價即道宗之婿也，緣坐左遷盧龍府果毅。時將軍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，行至吐護真水，高麗掩其不備，襲擊敗之。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，因率所部救之。文陵苦戰，賊漸退，軍始獲全。待價被重瘡，流矢中其左足，竟不言其功，以足疾免官而歸。後累授蘭州刺史。時吐蕃屢為邊患，高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，以待價為司馬。俄又遷蕭州刺史，頻有守禦之功，征拜右武衛將軍，兼檢校右羽林軍事。儀鳳三年，吐蕃又犯塞，待價復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，兼知鎮守兵馬事。俄又征還舊職，復封扶陽侯。則天臨朝，拜吏部尚書，攝司空。營高宗山陵，功畢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改為天官尚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，賜物一千段，仍與一子五品。待價素無藻鑑之才，自武職而起，居選部，既銓綜無敘，甚為當時所嗤。垂拱元年十月，復為燕然道行軍大總管，以御突厥。明年春還。六月，拜文昌右相，依舊同鳳閣鸞台三品。既累登非據，頗不自安，頻上表辭職，則天每降優制不許之。又表請削官秩，回恩贈父，於是贈挺潤州刺史。明年，上疏請自效戎旅之用，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，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，進封扶陽郡公。軍至寅識迦河，與吐蕃合戰，初勝後敗。又屬天寒凍雪，師人多死，糧饋又不支給，乃旋師弓月，頓於高昌。則天大怒，副將閻溫古以逗留伏法，待價坐除名，配流繡州，尋卒。

弟 萬石

弟萬石，頗有學業，而特善音律。上元中，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。當時郊廟樂調及宴會雜樂，皆萬石與太史令姚玄辯增損之，時人以為稱職。尋又兼知吏部選事，卒官。挺從祖兄子安石，別有傳。

楊纂

楊纂，華州華陰人也。祖儉，周東雍州刺史。父文偉，隋溫州刺史。纂略涉經史，尤明時務。少與琅邪顏師古、燉煌令狐德棻友善。大業中，進士舉，授朔方郡司法書佐，坐楊玄感近屬除名，乃家於蒲城。義軍渡河，於長春宮謁見。累授侍御史。數上書言事，因被召問，擢為考功郎中。貞觀初，長安令，賜爵長安縣男。有婦人袁氏妖逆，為人所告，纂究問之，不得其狀。袁氏後又事發伏誅，太宗以纂為不忠，將殺之。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，罪不至死，固諫，乃赦之。三遷吏部侍郎。八年，副特進蕭瑀為河南道巡察大使，與瑀情有不協，屢相表奏，瑀因以獲罪。纂尋拜尚書左丞。纂既長於吏道，所在皆有聲績。俄又除吏部侍郎。前後典選十餘載，銓敘人倫，稱為允當。然而抑文雅，進酷吏，觀時任數，頗為時論所譏。後歷太常少卿、雍州別駕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復為尚書左丞，遷太僕卿，檢校雍州別駕。遷戶部尚書。永徽初卒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敬。子守愚，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；守挹，岐州刺史。族子弘禮。

族子 弘禮

弘禮，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。父岳，大業中為萬年令，與素子玄感不協，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為亂。及玄感被誅，岳在長安繫獄，帝遽使赦之。比使至，岳已為留守所殺，弘禮等遂免從坐。高祖受禪，以楊素隋代有勳業，詔弘禮襲封清河郡公，拜太子通事舍人。貞觀中，歷兵部員外郎，仍為西河道行軍大總管府長史，三遷中書舍人。太宗有事遼東，以弘禮有文武材，擢拜兵部侍郎，專典兵機之務。弘禮每入參謀議，出則統眾攻戰。駐蹕之陣，領馬步二十四軍，出其不意以擊之，所向摧破。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眾，人皆盡力，殺獲居多，甚壯之。謂許敬宗等曰：「越公兒郎，故有家風矣。」時諸宰相併在定州留輔皇太子，唯有褚遂良、許敬宗及弘禮在行在所，掌知機務。二十年，拜中書侍郎。明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尋遷司農卿，兼充昆丘道副大總管，諸道軍將咸受節度。於是破處月，降處密，殺焉耆王，降馺支部，獲龜茲、于闐王。凱旋，未及行賞，太宗晏駕。弘禮頗忤大臣之旨，由是出為涇州刺史。永徽初，論昆丘之功，改授勝州都

督。尋遷太府卿。四年卒，贈蘭州都督，謚曰質。弟弘武。

弘禮弟 弘武

弘武少修謹，武德初，拜左千牛備身。永徽中，為吏部郎中。孝敬初，為皇太子精擇僚采，以弘武為中舍人。麟德中，將有事於東嶽，弘武自荊州司馬擢拜司戎少常伯。從駕還，高宗特令弘武補授吏部選人五品已上官，由是漸見親委。後母榮國夫人楊氏，以與弘武同宗，又稱薦之，俄遷西台侍郎。乾封二年，與戴至德、李安期等同東西台三品。及在政事，頗以清簡見稱。總章元年，卒於官，贈汴州刺史，謚曰恭。

弘武子 元亨、元禧、元禕

子元亨，則天時為司府少卿；元禧，尚食奉御。元禧頗有醫術，為則天所任。嘗忤張易之之意，易之密奏元禧是楊素兄弟之後，素父子在隋有逆節，子孫不合供奉。則天乃下制曰：「隋尚書令楊素，昔在本朝，早荷殊遇。稟凶邪之德，懷諂佞之才，惑亂君上，離間骨肉。搖動冢嫡，寧唯掘蠱之禍？誘扇後主，卒成請蹯之釁。隋室喪亡，蓋惟多僻，究其萌兆，實此之由。生為不忠之人，死為不義之鬼，身雖倖免，子竟族誅。斯則奸逆之謀，是其庭訓；險薄之行，遂成門風。刑戮雖加，枝胤仍在，豈可復肩隨近侍，齒跡朝行？朕接統百王，恭臨四海，上嘉賢佐，下捍賊臣，常欲從容於萬機之餘，褒貶於千載之外，況年代未遠，耳目所存者乎？其楊素及兄弟子孫，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。」於是左貶元亨為睦州刺史，元禧為資州長史，元禧弟緱氏令元禕為梓州司馬。張易之誅後，元亨等皆復任京職，元亨至齊州刺史，元禧台州刺史，元禕宣州刺史。

劉德威

劉德威，徐州彭城人也。父子將，隋毗陵郡通守。德威姿貌魁偉，頗以干略見稱。大業末，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淮左，手斬賊帥李青珪，傳首於行在所。後與仁基同歸李密，密素聞其名，與麾下兵，令於懷州鎮守。武德元年，密與王世充戰敗入朝，德威亦率所部隨密歸款。高祖嘉之，授左武候將軍，封滕縣公。及劉武周南侵，詔德威統兵擊之，又判并州總管府司馬。俄而裴寂失律於介州，齊王元吉棄并州還朝，留德威總知留府事。元吉才出，武周已至城下，百姓相率投賊。武周獲德威，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。德威自拔歸朝，高祖親勞問之，兼陳賊中虛實及晉、絳諸部利害，高祖皆嘉納之。改封彭城縣公。未幾，檢校大理少卿。從擒建德，平世充，皆有功，轉刑部侍郎，加散騎常

侍，妻以平壽縣主。貞觀初，歷大理、太僕二卿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俄出為綿州刺史，以廉平著稱，百姓為之立碑。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。十一年，復授大理卿。太宗嘗問之曰：「近來刑網稍密，其過安在？」德威奏言：「誠在主上，不由臣下。人主好寬則寬，好急則急，律文失入減三等，失出減五等。今則反是，失入則無辜，失出便獲大罪。所以吏各自愛，競執深文，非有教使之然，畏罪之所致耳。陛下但舍所急，則『寧失不經』復行於今日矣。」太宗深然之。數歲，遷刑部尚書，兼檢校雍州別駕。十七年，馳驛往濟州推齊王祐還，至濮州，聞祐殺長史權萬紀，德威入據濟州，遣使以聞。詔德威便發河南兵馬，以申經略，會遭母憂而罷。十八年，起為遂州刺史，三遷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贈禮部尚書、幽州都督，謚曰襄，陪葬獻陵。德威閨門友穆，接物寬平，所得財貨，多以分贍宗親。子審禮襲爵。

子 審禮

審禮，少喪母，為祖母元氏所養。隋末，德威從裴仁基討擊，道路不通。審禮年未弱冠，自鄉里負載元氏，渡江避亂。及天下定，始西入長安。元氏若有疾，審禮必親嘗湯藥，元氏顧謂孫曰：「我兒孝順，貫徹幽微，吾一顧念，宿疾頓輕。」貞觀中，歷左驍衛郎將。丁父憂去職。及葬，跣足隨車，流血灑地，行路稱之。服闋當襲爵，累表讓弟，朝議不許。永徽中，累遷將作大匠，兼檢校燕然都護，襲封彭城郡公。審禮父歿雖久，猶悲慕不已，每見父時僚舊，必嗚咽流涕。母鄭氏早亡，事繼母平壽縣主，稍疾輒憂懼形於容色，終夕不寐。撫繼母男延景，友愛甚篤。所得祿俸，皆送母處，以資延景之費；而審禮妻子處飢寒，晏然未嘗介意。再從同居，家無異爨，合門二百餘口，人無間言。稍遷工部尚書，兼檢校左衛大將軍。儀鳳二年，吐蕃寇涼州，命審禮為行軍總管，與中書令李敬玄合勢討擊。遇賊於青海，敬玄後期不至，審禮事敗，為賊所執。永隆二年，卒於蕃中。贈工部尚書，謚曰僖。延景，官至陝州刺史，睿宗初，以後父追贈尚書右僕射。

審禮子 易從

審禮子易從，歷位岐州司兵參軍。審禮之沒吐蕃，詔許易從入蕃省之。及審禮卒，易從號哭，晝夜不止，毀瘠過禮。吐蕃哀其志行，還其父屍柩，易從徒跣萬里，扶護歸彭城，為朝野之所嗟賞。後歷彭州長史、任城男。永昌中，坐為徐敬貞所誣構遇害。易從在官仁恕，及將刑，人吏無遠近奔走，競解衣相率造功德，以為長史祈福，州人從之者十餘

萬。其為人所愛如此。易從子升，開元中，為中書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

審禮從弟 延嗣

審禮從父弟延嗣，文明年為潤州司馬，屬徐敬業作亂，率眾攻潤州，延嗣與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。俄而城陷，敬業執延嗣，邀之令降，辭曰：「延嗣世蒙國恩，當思效命，州城不守，多負朝廷。終不能苟免偷生，以累宗族，豈以一身之故，為千載之辱？今日之事，得死為幸。」敬業大怒，將斬之，其黨魏思溫救之獲免，乃囚之於江都獄。俄而賊敗，竟以裴炎近親，不得敘功，遷為梓州長史，再轉汾州刺史卒。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。

閻立德

閻立德，雍州萬年人，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。其先自馬邑徙關中。毗初以工藝知名，立德與弟立本，早傳家業。武德中，累除尚衣奉御，立德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並腰輿傘扇，咸依典式，時人稱之。貞觀初，歷遷將作少匠，封太安縣男。高祖崩，立德以營山陵功，擢為將作大匠。貞觀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又令攝司空，營昭陵。坐怠慢解職。俄起為博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復為將作大匠。十八年，從征高麗，及師旅至遼澤，東西二百餘里泥淖，人馬不通。立德填道造橋，兵無留礙。太宗甚悅。尋受詔造翠微宮及玉華宮，咸稱旨，賞賜甚厚。俄遷工部尚書。二十三年，攝司空，營護太宗山陵。事畢，進封為公。顯慶元年卒，贈吏部尚書、并州都督。玄邃子，官至司農少卿。玄邃子知微，聖歷初，歷位右豹韜衛將軍。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，則天令淮陽王武延秀往納其女，命知微攝春官尚書送赴虜廷。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諸王，大怒，遂拘之別所，與知微率眾自恆岳道攻陷趙、定二州。知微經歲余自突厥所還，則天以其隨賊入寇，令百官臠割，然後斬之，並夷其三族。

弟 立本

立本，顯慶中累遷將作大匠，後代立德為工部尚書，兄弟相代為八座，時論榮之。總章元年，遷右相，賜爵博陵縣男。立本雖有應務之才，而尤善圖畫，工於寫真。《秦府十八學士圖》及貞觀中《凌煙閣功臣圖》，並立本之跡也，時人咸稱其妙。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，池中有異鳥，隨波容與。太宗擊賞，數詔座者為詠，召立本令寫焉。時閣外傳呼云：「畫師閻立本。」時已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側，手揮丹粉，

瞻望座賓，不勝愧赧。退誡其子曰：「吾少好讀書，倖免面牆，緣情染翰，頗及儕流。唯以丹青見知，躬廝役之務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誡，勿習此末伎。」立本為性所好，欲罷不能也。及為右相，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。恪既歷任將軍，立功塞外；立本唯善於圖畫，非宰輔之器。故時人以《千字文》為語曰：「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馳譽丹青。」咸亨元年，百司復舊名，改為中書令。四年卒。

柳亨

柳亨，蒲州解人，魏尚書左僕射慶之孫也。父旦，隋太常少卿、新城縣公。亨，隋末歷熊耳、王屋二縣長，陷於李密。密敗歸國，累授駕部郎中。亨容貌魁偉，高祖甚愛重之，特以殿中監竇誕之女妻焉，即帝之外孫也。三遷左衛中郎將，封壽陵縣男。未幾，以譴出為邛州刺史。加散騎常侍，被代還，數年不調。因兄葬，遇太宗游於南山，召見與語，頗哀矜之。數日，北門引見，深加誨奬，拜銀青光祿大夫，行光祿少卿。太宗每誡之曰：「與卿舊親，情素兼宿，卿為人交遊過多，今授此職，宜存簡靜。」亨性好射獵，有饕湎之名。此後頗自勖勵，杜絕賓客，約身節儉，勤於職事。太宗亦以此稱之。二十三年，以修太廟功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久之，拜太常卿，從幸萬年宮，檢校岐州刺史。永徽六年卒，贈禮部尚書、幽州都督，謚曰敬。

族子 范

亨族子范，貞觀中為侍御史。時吳王恪好畋獵，損居人，范奏彈之。太宗因謂侍臣：「權萬紀事我兒，不能匡正，其罪合死。」范進曰：「房玄齡事陛下，猶不能諫止畋獵，豈可獨罪萬紀？」太宗大怒，拂衣而入。久之，獨引范謂曰：「何得逆折我？」范曰：「臣聞主聖臣直，陛下仁明，臣敢不盡愚直。」太宗意乃解。范，高宗時歷位尚書右丞、揚州大都督府長史。

兄子 奭

亨兄子奭。奭父則，隋左衛騎曹，因使卒於高麗。奭入蕃迎喪柩，哀號逾禮，深為夷人所慕。貞觀中，累遷中書舍人。後以外生女為皇太子妃，擢拜兵部侍郎。妃為皇后，奭又遷中書侍郎。永徽三年，代褚遂良為中書令，仍監修國史。俄而後漸見疏忌，奭憂懼，頻上疏請辭樞密之任，轉為吏部尚書。及後廢，累貶愛州刺史。尋為許敬宗、李義府所構，雲奭潛通宮掖，謀行鴆毒，又與褚遂良等朋黨構扇，罪當大逆。高宗遣使就愛州殺

之，籍沒其家。奭既死非其罪，甚為當時之所傷痛。神龍初，則天遺制，與褚遂良、韓瑗等並還官爵。子孫親屬當時緣坐者，咸從曠蕩。

孫 渙

開元初，亨孫渙為中書舍人，表曰：「臣堂伯祖奭，去明慶三年，與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譴戮。雖蒙遺制蕩雪，而子孫亡沒並盡。唯有曾孫無忝，見貫龔州，蒙雪多年，猶同遠竄。陛下自臨宇縣，優政必被，鴻恩及於泉壤，大造加於亡絕。先天已後，頻降絲綸，曾任宰相之家，並許收其淪滯。況臣伯祖往叨執政，無犯受誅，藁窆尚隔故鄉，後嗣遂編蠻服。臣不申號訴，義所難安。伏乞許臣伯祖還葬鄉里，其曾孫無忝放歸本貫。」疏奏，敕令奭歸葬，官造靈輿遞還。無忝後歷位潭州都督。

渙弟 澤

渙弟澤，景雲中為右率府鎧曹參軍。先是，姚元之、宋璟知政事，奏請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。及元之等出為刺史，太平公主又特為之言，有敕總令復舊職。澤上疏諫曰：

臣聞藥不毒，不可以蠲疾；詞不切，不可以補過。是以習甘旨者，非攝養之方；邇諛佞者，積危殆之本。臣實愚朴，志懷剛勵，或聞政之不當，事之不直，常慷慨關心，夢寐懷憤。每願殉身以諫，伏死而爭。但利於社稷，有便於君上，雖蒙禍被難，殺身不悔也。竊見神龍以來，群邪作孽，法網不振，綱維大紊，實由內寵專命，外嬖擅權，因貴憑寵，賣官鬻爵。硃紫之榮，出於僕妾之口；賞罰之命，乖於章程之典。妃主之門，有同商賈；舉選之署，實均閽閽。屠販之子，悉由邪而忝官；黜斥之人，咸因奸而冒進。天下為亂，社稷幾危，賴陛下聰明神武，拯其將墜。此陛下耳目之所親擊，固可永為炯誡者也。臣聞作法於理，猶恐其亂，作法於亂，誰能救之？只如斜封授官，皆是僕妾汲引，迷謬先帝，昧目前朝，豈是孝和情之所憐，心之所愛？陛下初即位時，納姚元之、宋璟之計，所以咸令黜之。頃日已來，又令敘之。將謂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，以為先帝之意不可違也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，是韋月將、燕欽融之流亦不可褒贈也，李多祚、鄭克義之徒亦不可清雪也。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？使善惡不定，反覆相攻，使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為邪者獲利，為正者銜冤，奈何導人以為非，勸人以為僻？將何以懲風俗，將何以止奸邪？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輩，將有誤於陛下矣。謗議盈耳，咨嗟滿衢，故語曰：「姚、宋為相，邪不如正。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」《書》曰：「無偏無陂，遵王之義，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。」臣恐因循，流近致遠，積小為大，累微

起高。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；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。又賞罰之典，紀綱不謬，天秩有禮，君爵有功，不可因怒以妄罰，不可因喜以妄賞。伏見尚醫奉御彭君慶，以邪巫小道，超授三品，奈何輕用名器，加非其才？昔公主為子求郎，明帝不許；今聖朝私愛，賞及儉人。董狐不亡，豈有所隱？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，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。臣雖未睹聖朝之妄罰，已睹聖朝之妄賞矣，《書》曰：「官不及私暱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惡德，惟其賢。」臣恐近習之人為其先容，有謬於陛下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察之。雖往者不可諫，而來者猶可追。願杜請謁之路，塞恩幸之門，鑑誡前非，無累後悔。申畫一之法，明不二之刑，不詢之謀勿庸，無稽之言勿應，則天下之化，人無間焉，日新之德，天鑑不遠。

澤後參選，會有敕令選人上書陳事，將加收擢，澤又上書曰：

頃者韋氏險詖，奸臣同惡。賞罰紊弛，綱紀紛綸，政以賄成，官因寵進，言正者獲戾，行殊者見疑，海內寒心，實將莫救。賴神明佑德，宗廟降靈，天討有罪，人用不保，陛下睿謀神聖，勇智聰明，安宗廟於已危，拯黎庶於將溺。今彡眉鮐背，歡欣踴躍，望聖朝之撫輯，聽聖朝之德音。今陛下蠲煩省徭，法明德舉，萬邦愷樂，室家胥慶。臣又聞危者保其存也，亂者有其理也。伏惟陛下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亂，存不忘亡，則克享天心，國家長保矣。《詩》曰：「罔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伏惟陛下慎厥終，修其初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動。《書》曰：「惟德罔小，萬邦惟慶，惟不德罔大，墜厥宗。」甚可畏也，甚可懼也，伏惟陛下慎之哉！夫驕奢起於親貴，綱紀亂於寵幸。願陛下禁之於親貴，則天下隨風矣；制之於寵幸，則天下法明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。」若親貴為之而不禁，寵幸撓之而見從，是政之不常，令之不一，則奸詐斯起，暴亂生焉。雖嚴刑峻制，朝施暮戮，而法不行矣。縱陛下親之愛之，莫若安之福之。寵祿之過，罪之漸也，非安之也；驕奢之淫，危之本也，非福之也。前事不忘，後之師也，伏願陛下精求俊哲，朝夕納誨。縱有逆於耳、謬於心者，無速之罰，姑籌之以道，省於厥躬。雖木朴忌忤，願恕之以直，開諫諍之路也。或有順於耳、便於身者，無急之賞，當求諸非道，稽之典訓。其不協於德，必置之以法，用杜側媚之行也。有羞淫巧於陛下者，遽黜之，則淫巧息矣；有進忠讜於陛下者，遽賞之，則忠讜進矣。臣又聞生於富者驕，生於貴者傲。石碏曰：「臣聞愛子，教之以義方，不納於邪，驕奢淫逸，所自邪也。」《書》曰：「罔淫於逸，罔游於樂。」穆王有命，「實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，繩愆糾謬，格其非心。」今儲宮肇建，王府初啟，至於僚友，必惟妙擇。今驕奢之後，流波未變；慢游之樂，餘風或存。夫小人幸臣，易合於意；奇伎淫巧，多適於心。臣恐狎於非德，茲為愈怠。《書》曰：「慎簡乃僚，無以巧言令色，其惟吉士。僕臣正，厥後克正；

僕臣諛，厥後自聖。」伏願采溫良博聞之士，恭儉忠鯁之人，任以東宮及諸王府官，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。令朝夕講論，出入時從，授以訓誥，交修不迨。臣又聞馳騁畋獵，令人發狂。名教之中，自有樂地。承前貴戚，鮮克由禮。或打球擊鼓，比周伎術；或飛鷹奔犬，盤遊藪澤。此甚為不道，非進德修業之本也。《書》曰：「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」又曰：「無若丹硃傲，惟慢游是好。朋淫於家，用殄厥世。」伏惟陛下誕降謀訓，敦勤學業，示之以好惡，陳之以成敗，以義制事，以禮制心，圖之於未萌，慮之於未有，則福祿長享，與國並休矣。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，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。信矣斯語，明哉至誡！頃韋庶人、安樂公主、武延秀等可謂貴矣，可謂寵矣，權侔人主，威震天下。然怙侈滅德，神怒人棄。豈不謂愛之太極，富之太多，不節之以禮，不防之以法，終轉吉為凶，變福為禍。諺曰：「千人所指，無病自死。」不其然歟？《書》曰：「殷鑑不遠，在彼夏王。」今陛下何勸，豈非皇祖謀訓之則也？今陛下何懲，豈非孝和寵任之甚也？《禮》曰：「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。」可不慎哉！夫寵愛之心則不免，去其太甚，閒之禮節，適則可矣。今諸王、公主、駙馬，亦陛下之所親愛也。矯枉之道，在於厥初，鑑誡之義，其取不遠。使觀過務善，居寵思危，庶夙夜惟寅，聿修厥德。《經》曰：「在上不驕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；制節謹度，滿而不溢，所以長守富也。富貴不離其身，然後能保其社稷。」《書》曰：「制於官刑，警於有位。敢有常舞於宮，酣歌於室，時謂巫風；敢有徇於貨色，常於游畋，時謂淫風；敢有侮聖言，逆忠直，遠耆德，比頑童，時謂亂風。惟茲三風十愆，卿士有一於身，家必喪；邦君有一於身，國必亡。」甚可畏也，甚可懼也！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，必信而勸之。有奢僭驕怠者，削其祿封；樸素修業者，錫以紳服。以勖其非心，使其奉命，無使久而忽之，無使遠而墜之。臣聞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。又曰：「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」伏惟陛下慎之哉！前車之覆，實惟明證；先王之誡，可以終吉。若陛下奉伊尹之訓，崇傅說之命，不作無益，不啟私門，刑不差，賞不濫，則惟德是輔，惟人之懷，天祿永終，景福是集。儻陛下忘精一之德，開恩幸之門，爵賞有差，刑罰不當，則忠臣正士，亦不復談矣。

睿宗覽而善之，令中書省重詳議，擢拜監察御史。開元中，累遷太子右庶子。出為鄭州刺史，未行病卒，贈兵部侍郎。

崔義玄

崔義玄，貝州武城人也。大業末，往依李密，初不見用。義玄見群鼠渡洛，又槊刃有花文，謂所親曰：「此王敦敗亡之兆也。」時黃君漢守據柏崖，義玄往說之曰：「見機而

作，不俟終日。今群盜蜂起，九州幅裂，神器所歸，必在有德。唐公據有秦京，名應符籙，此真主也。足下孤城獨立，宜遵寇恂、竇融之策，及時歸誠，以取封侯也。」君漢然之，即與義玄歸國。拜懷州總管府司馬。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，義玄擊敗之，多下城堡。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，義玄皆拒而不受，以功封清丘縣公。後從太宗討世充，屢獻籌策，太宗頗納用之。東都平，轉隰州都督府長史。貞觀初，歷左司郎中，兼韓王府長史，行州府事。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，王並委任之。永徽初，累遷婺州刺史。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，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。義玄將督軍拒戰，時百姓訛言碩真嘗升天，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，眾皆兇懼。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：「起兵仗順，猶且不成，此乃妖誑，豈能得久？」義玄以為然，因命玄籍為先鋒，義玄率兵繼進，至下淮戍，擒其間諜二十餘人。夜有流星墜賊營，義玄曰：「此賊滅之征也。」詰朝進擊，身先士卒，左右以盾蔽箭，義玄曰：「刺史尚欲避箭，誰肯致死？」由是士卒戮力，斬首數百級，余悉許其歸首。進兵至睦州界，歸降萬計。及碩真平，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義玄少愛章句之學，《五經》大義，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，兼采眾家，皆為解釋，傍引證據，各有條疏。至是，高宗令義玄討論《五經》正義，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，事竟不就。高宗之立皇后武氏，義玄協贊其謀。及長孫無忌等得罪，皆義玄承中旨繩之。顯慶元年，出為蒲州刺史。尋卒，年七十一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貞。則天時思其功，重贈揚州大都督，賜其家實封二百戶。

子 神基

子神基襲爵。長壽中，為司賓卿、同鳳閣鸞台平章事。為相月餘，為酷吏所陷，減死配流。後漸錄用，中宗初，為大理卿。

神基弟 神慶

神基弟神慶。神慶，明經舉，則天時，累遷萊州刺史。因入朝，待制於億歲殿，奏事稱旨。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，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勳，甚賞慰之，擢拜并州長史。因謂曰：「并州，朕之枌榆，又有軍馬，比日簡擇，無如卿者。前後長史，皆從尚書為之，以其委重，所以授卿也。」因自為按行圖，擇日而遣之。神慶到州，有豪富偽作改錢文敕，文書下州，穀麥踴貴，百姓驚擾。神慶執奏，以為不便，則天下制褒賞之。先是，并州有東西二城，隔汾水，神慶始築城相接，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，邊州甚以為便。尋而兄神基下獄當死，神慶馳赴都告事，得召見。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，神慶據狀申理，神基竟得減死，神慶亦緣坐貶授歙州司馬。長安中，累轉禮部侍郎，數上疏陳時政利害，

則天每嘉納之。轉太子右庶子，賜爵魏縣子。時有突厥使入朝，准儀注，太子合預朝參，先降敕書。神慶上疏曰：「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，比為別敕徵召，恐有詐妄，內出龜合，然後應命。況太子元良國本，萬方所瞻，古來徵召皆用玉契，此誠重慎之極，防萌之慮。昨緣突厥使見，太子合預朝參，直有文符下宮，曾不降敕處分。今人稟淳化，內外同心，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，所以長無悔吝之咎。況太子至重，不可不深為誡慎。以臣愚見，太子既與陛下異宮，伏望每召太子，預報來日，非朔望朝參，應須別喚，望降墨敕及玉契。」則天甚然之。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。俄歷司刑、司禮二卿。神慶嘗受詔推張昌宗，而竟寬其罪。神龍初，昌宗等伏誅，神慶坐流於欽州。尋卒，年七十餘。明年，敬暉等得罪，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，贈神慶幽州都督。

開元中，神慶子琳等皆至大官，群從數十人，趨奏省闥。每歲時家宴，組珮輝映，以一榻置笏，重疊於其上。開元、天寶間，中外族屬無緦麻之喪，其福履昌盛如此。東都私第門，琳與弟太子詹事珪、光祿卿瑤，俱列棨戟，時號「三戟崔家」。琳位終太子少保。

史臣曰：周、隋已來，韋氏世有令人，郁為冠族，而安石嗣立，竟大其門。挺恃才傲物，固虧長者之風，賓王報之以不仁，難與議乎君子矣！議者以堯、舜有溢美，桀、紂有溢惡，蓋以一為凶德，則群惡所歸。楊素父子，傾覆隋祚，醜聲流聞，雖弘禮、弘武之正士，而元亨兄弟，竟以凶族竄逐。古人守死善道，不無為也。德威奏議，練刑名之要，俾長秋卿，美哉！審禮仁孝，治行可為世范，卒與禍會，悲夫！二閻曲學甚工，措思精巧，藝成而下，垂誡宜然。柳氏世稱謇諤，奭、澤有正人風彩，忠規獻納，抑有人焉。義玄附麗武後，神慶寬縱穢臣，弈世纖邪，以至傾敗，宜哉！

贊曰：韋子驕矜，終損功名。楊家積惡，宗門擯落。閻以藝辱，劉以孝愆。二崔能吏，行無取焉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